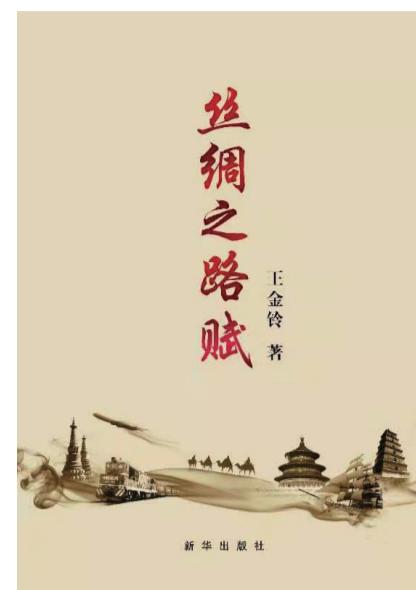




一部“一带一路”的标志性作品

——读王金铃《丝绸之路赋》

□范咏戈



《丝绸之路赋》作为一部全方位立体彰显中华5000年桑蚕文明、丝绸之路辉煌历史，一部称颂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一带一路”举世共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意义及深远影响的长篇大赋，和作家此前写的《辛亥赋》《奥运赋》一脉相承，都是呼应重大历史节点，以赋文体创作的标志性作品。《辛亥赋》被全文雕刻在孙中山先生浮雕铜像背面，安放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供人们观瞻，获得文学以外的意义走进历史。时隔数年，王金铃先生又积四年之功，在阅读、考证大量历史作品、文献的基础上，以古代文体赋表现了当代重大时政题材。这个创新性尝试体现的是一种高度的文化自觉。所谓文化自觉，是既注重当代生活的底蕴又有传统文化的血脉。在赋的现代创新的领域，少有人能够和王金铃先生比肩。

赋在汉代气象非凡，属主流文体。它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汉代的那种创造的气魄，反映了中华民族眼界的拓宽延展。西汉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他们以辉煌壮观的艺术形式记录了中华民族当时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上所取得的高度成就，在汉赋中，我们几乎可以看到汉代的一切外在和内在世界的描写，它创立并发展成熟了赋体文学这一举世罕见的、为中华民族所独有的艺术形式。文学感应时代，敏锐映照出时代精神的状况。汉赋作为汉代的文学正宗，正是感应着时代的风云激荡和民族精神蓬勃成长和壮大起来的。盛世赋兴。这种文体历经多代潮起潮落，虽再没

有汉赋的辉煌，但是它渗透到了其他文学形式中，仍然是不可或缺的营养，对后代文学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赋的特质，除了总揽万物，广阔深远的艺术空间，还是一个充满着各式各样奇辞难字的文字世界，赋作家似乎要把一切深奥冷僻的字词都写进赋中，这样就使赋不仅成为才情的竞技场，也成为知识的竞技场，从作赋中体会到一种知识的欢乐。尽管我们不一定推崇倾尽一切文字入赋的做法，使一些赋成了排比名物的类书和难字典，但正是因为这种努力，锻炼了文学的表达能力，使文学表达更加准确化和精密化。赋作为传统文化的瑰宝，继承、改造、拓展它是当代文学不容回避的一个课题。

《丝绸之路赋》是一个宏大题材，作品既能够总揽万物，又有那种吞吐大荒的大赋气魄。“盖闻中华创世，鸿蒙辟于燧羲，教化弘于炎黄。先蚕嫘祖，法制衣裳。丝之有织，天下共宝，货殖陆洋。于是陆之履久而为道，海之行久而为航。斯途千古，世誉‘丝绸之路’云。”这条路“至乃三代以降，汉唐益兴，丝路益畅；或长吏拜命，置府设驿；或佛来僧往，译经筑寺”。作者在梳理几千年“丝绸之路”的历史时，既能在张骞“二度使西”，班超志袭博望，经略定远中把握历史事实，也能将古代“丝绸之路”上的艰险以想象推到极致，体现出“体物写志”叙事艺术的条理。全赋激情充沛，“壮哉，丝路既昌，无远弗届。沙漠草原，亦陆亦海。百代共道而趋归，万国一途而来远”，气韵磅

礴，酣畅淋漓。赋文结尾处更以“伟矣哉，一带一路，如潮如涌。总五洲而布德，泛四洋而载功。筑福筑梦，共襄共赢，天下平”点题，文随意转，不歌而诵。语言丰富准确，经典古雅，体现了高度的艺术水准。作家写前自定的10个原则：即文体应具经典性，事例应具真实性，语言应具独创性，内容应具百科性，举例应具典型性，人物应具确定性，评论应具客观性，时效应具持久性，价值应具文史性，视野应具国际性。在赋中都做到了“达标”。因此可以说，这是一个集文学性、当代性、知识性、历史性、学术性于一体、不可替代不可复制的文本。

为了便于读者克服古文字句障碍，更好地理解内容，《丝绸之路赋》采取了赋、注、译三位一体的文本形式。德国作家、历史学家阿斯曼在《文化记忆》对文本的定义是，一个文本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受到各种各样的评注，即它一方面具有持久的约束力，另一方面又无法通过编辑的手段使其与时偕行或者用新的文本取而代之。在语言学中，“文本”为一个相对的概念，它与“评注”构成对应词。从严格的语言学意义上说，一首诗、一条法律、一本专著等等，只有它们成为评注的对象的时候才有资格被称为文本。评注使得文字升格为文本，完成的是传统文化的当代转换。《丝绸之路赋》这部“被评注的大赋”是当代文学收获的一个珍贵文本，是一个不应被低估的文化贡献。

服精神。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他们以辉煌壮观的艺术形式记录了中华民族当时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上所取得的高度成就，在汉赋中，我们几乎可以看到汉代的一切外在和内在世界的描写，它创立并发展成熟了赋体文学这一举世罕见的、为中华民族所独有的艺术形式。文学感应时代，敏锐映照出时代精神的状况。汉赋作为汉代的文学正宗，正是感应着时代的风云激荡和民族精神蓬勃成长和壮大起来的。盛世赋兴。这种文体历经多代潮起潮落，虽再没

路内“追随”三部曲：

从“坠落”处“追随”

□朱明伟

“追随”三部曲（《追随他的旅程》《少年巴比伦》《天使坠落在哪里》）的营造旷日持久。早在2008年，30岁的叙述者路小路便对着女诗人张小伊，开始回忆90年代初那个20岁的路小路。紧接着，路小路把故事时间追及到1991年前后。叙述者由莫镇出发，故作深沉地讲述着关于“寻找”的故事。一直到2013年，作为终章的《天使坠落在哪里》才终于诞生。中断的几年中，路内告别路小路，要去调试别样的语气和综合。路内对终章始终念兹在兹：毕竟90年代的情绪弥漫不去，些微人生况味就要征用起回忆的药剂。而《天使》要如何使人物定型、三部曲要怎样才能闭合，也就使《天使》成为我重读“追随”三部曲的起点。

《天使》中的路小路沉浸在对厂医姐姐（白蓝）的怀念中。他无比厌倦自我，而又没有离开戴城的机会。路小路眼中的路小路，是在儿童乐园开飞碟的路小路是在炸鸡店做钟点工的路小路是倒卖毛片被报复去婚纱店打工又被坑的路小路，如此委顿不堪。路小路讲述的90年代，起自油滑、戏谑的喜剧，而终于庄严、净化的悲剧。

文学作品的结尾都是定型的。路小路谢幕的时刻，也正是三部曲终结与解谜的瞬间。阅读《天使》，从小说的结尾开始。我们的主人公路小路为寄身的婚纱店讨债失败，又一次途穷，从上海返回戴城。他跳下站台捡烟，俯身伸出手的老情人宝珠在日光灯前恍若天使。路小路好像不用再坠落下去了，他感到接近了天堂。他对自己说：“我亲爱的宝珠，傻傻傻的宝珠，从童年时代姗姗而来长着胡子的宝珠，此时此刻，终于化身为神。”他热泪滚滚，呆立不动。黑夜无比庄严，这是路小路的弥赛亚时刻，时间停止了。

这个结局如此善感抒情，甚至改变了前两部结尾的追忆动作。在《少年巴比伦》的结尾，30岁的路小路坐在开往上海的火车上回望戴城，故事结束于过去时态。“我”安静地看着一个20岁的少年哭泣，“仿佛把我20岁那年的伤感也一起滴落在了路途上”。而《追随她的旅程》也是叙述者的回忆视角。《追随》在《尾声》一章重回《引子》中的叙述时刻。欧阳慧和杨一的故事俱已结束，“我”停止了回忆，陪着小蓓（于小齐的女儿）看莫镇风景。前两部的叙述莫不在结尾时回到了前一个叙述层。

如路内坦承的，《天使》的结构略显错乱。在《天使》的序章中，路小路直陈不再只讲述自己的故事。情节的配比也向杨杨、小苏、戴黛和宝珠们倾斜。然而小说的结尾定格在了主人公路小路与宝珠的重逢场景，而不再靠叙述者的回忆收束起叙述。《天使》为什么要在一个过去的时刻封闭起故事，为什么一切故事又回到了路小路上身，使《天使》的结尾成了一个值得分析的症候。

张定浩、康凌等人的评论触及了同一个问题：叙述者与人物的“真诚”问题。张定浩认为《追随她的旅程》与《天使坠落在哪里》，是那些有缺陷的圣徒以滑稽天使的面目降临于我们自身的故事，对卑微者的体贴显示了作者道德的温柔与诚实。他认为三部曲的叙述者与人物都是诚实的。康凌则在路内式的叙述者身上发现了90年代的“真诚”话语背后的体制性困境。实际上康凌细读《十七岁的轻骑兵》时发现的这一文本症候早已横亘于“追随”三部曲之中。在整个三部曲之中，被讲述的路小路总是被讲故事的路小路跳出来打断，这当然是被隐含作者设计出来的叙述者不断进行自反的结果。当新世纪的路小路回望90年代的戴城时，

他必须装上一副油滑语调，才能疗愈小城少年们的残酷青春。路小路们所坚持的“真诚”，是指向90年代体制性困境的自我疗愈。回到戴城重逢宝珠，是真诚的路小路在最后一次挫折之后，被叙述者强制置入了和解之中。

第一人称叙事其实是“我”与世界关系的一种象征。叙述者和主人公同一的文本形式，非常容易使叙述沦为当下流行的小我故事。这时必须有另一个路小路的声音才能使叙述挣脱青春小说的自恋、怀旧腔调。作为现代的高文体，小说需要展示自我的起源、定型和社会化构造。小说中的“自我”是否足够具体，能否自我反省，也意味着文本阅读能否召唤出个体感。在此意义上，三部曲首先是路小路的自我诞生、发展的历史。其次，三部曲不仅是路小路个人的精神史，还收入了90年代大框架下其他小人物们的歌声。前两部中，一个不断自反的叙述者竭力担保着叙述的真诚，但这种连续的真诚却在《天使》的结尾中断了。小说的最后一章中，杨迟去了上海，苏力去了北京，戴黛被一对美国夫妇收留，路小路置身其中的情感共同体终于消亡。在《少巴》的第一章，30岁的路小路想到90年代的戴城，忍不住喟叹道：“这都不是令人愉快的事情，但我照样在那里生活了很久。”《追随》的《引子》中，叙述者路小路故作深沉道：“爱和死，都是浓缩的结果，寻找则是一种稀释。”不妨将叙述者路小路的陈述视作事后性的自我认识。在《天使》的结尾到来之前，路小路每个自我认识的时刻，迎来的都是一种失望的个体感。

所有的人物中，只有路小路的结局勉强而难于定型。当伙伴们纷纷离开之际，路小路只有再一次回到戴城，十分侥幸地遇到宝珠（也是作为复数的“她们”之一），通过将宝珠想象为天使，安顿自己本该又一次失望的心灵。此时的路小路虽然不再失望，但仍然悬而未决，兼叙述者与人物于一身的路小路，刚刚坠落下站台，仰望着光芒万丈的宝珠。比照《天使》与《少巴》《追随》两部，小说的结构稍显混乱。但不妨重回《少巴》和《追随》结尾时的叙述者心态，我们发现那些伤感情绪到了《天使》的结尾被扭转成了一种庄严态度。正是这样的反转显示出《天使》作为终章的意义：“我”曾经对世界无比厌倦与绝望，但也始终在试图与它和解，即使只是想象性的和解。

《少巴》是在少年往事中重建信仰的巴比伦城。《追随》将《西游记》重构为一个通过寻找稀释爱与死的故事，“追随”的动作则是以追忆来寻找。《天使》也有着类似的寓言性：叙述者“我”怀抱诗意的热望，“讲所有人的故事”。在前两部的叙述中不断跳入的评论和讽刺，到了《天使》之中已经被逐渐稀释。遗憾的是，叙述者路小路如此真诚如此武断，而受述者路小路却如此虚无如此失败。一旦人物的虚无感不再被后置的叙述所体贴，“追随”的动作也就无法延续下去。

小说家阿城曾经以青春小说的类型，高标王朔的名作《动物凶猛》。如果说《动物凶猛》用街区少年的形象为60年代存照，那么路内的三部曲则通过那些真诚的小城少年，赋形了一个更加具体的90年代。面对浩浩汤汤的90年代，年轻的路小路们显得过于真诚而孱弱。他们的自我刚刚诞生，却难于发展。他们在体制性困境下成长、反抗与失败，坚持骄傲地展示着弱者的真诚。这一次，是内容的强度压倒了形式，使本应“讲述所有人的故事”的《天使》，还是如一个不知所终的长镜头一般，回到了路小路自己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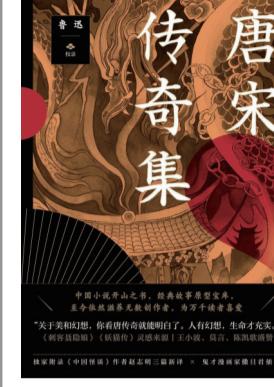
好书快读

主持：宋 哈

《唐宋传奇集》

鲁 迅 校录

北方文艺出版社



《唐宋传奇集》8卷，鲁迅先生校录，精选具有代表性的唐宋人所作传奇小说48篇。唐代是中国文言小说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时期，涌现出许多脍炙人口的传奇佳作，其中名篇如《长恨歌传》《柳毅传》《李娃传》《莺莺传》等，为后世戏曲、小说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其本身也是中国文学宝库中璀璨生辉的明珠，占据着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书末附有先生自作《稗边小缀》一卷，对各篇章生平事迹及故事源流有精详的考证和阐述。

《82年生的金智英》

[韩]赵南柱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一个女孩要经历多少看不见的坎坷，才能跌跌撞撞地长大成人？韩国书店联合会评选2017年最佳小说，作者赵南柱被授予“年度作家”殊荣。本书是在2014年底发生“妈虫”事件后，作者感到社会对女性、特别是身为母亲的女性的苛责，深受触动之下动笔写成。“妈虫”是结合英文“mom”和“虫”的韩文新造单字，用于贬低无法管教在公共场所大声喧闹幼童的年轻母亲。这个新兴名词虽然用于指称部分管教无方的妈妈，但不分青红皂白使用在大部分母亲身上，造成了普遍的恐惧和伤痛。

《新婚之夜》

辽 京 著

中信出版集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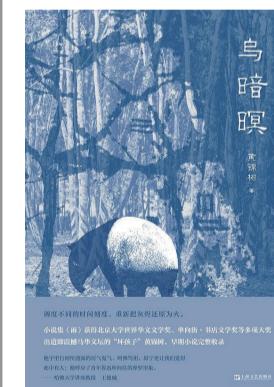


每个女人普通的情绪波动，都胜过一场战争。21岁至37岁，纠结和迷茫奇多。恋爱难题、人际压力、代际冲突、女性贫困、育儿烦恼、精神危机……突然走到转折点，必须自己做决定。你不是独自一人，看似自由，实被规则、秘密和欲望束缚着。辽京写城市里女孩和女人们的活，试图透过故事里个人的境遇和选择来表达整个社会的现实。

《鸟暗暝》

黄锦树 著

后浪 | 上海文艺出版社



《鸟暗暝》为黄锦树两本早期短篇小说集的合集。故事多发生在南洋的胶林小镇：移居南洋的华人处在野兽环伺、种族压迫、殖民侵略、认同焦虑的环境中，面临各种形式的离散、失踪、及死亡。黄锦树积极运用后设（元小说）、嘲讽、拼贴等手法与历史的沉疴对话，将马华文学、大马华人的处境以“附魔”的方式展演。在一篇篇文字的背后，是作者对族群记忆缺失的修补、重构，也是对南洋华人集体命运的反省、思索。

《圣天秤星》

[英]彼得·汉密尔顿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2世纪，克隆技术与虫洞技术飞速发展，移民外星球已成为可能，一切看似尽善尽美，但当克隆人无法辨识自己惨死的手足，当难以解释的沾染潮吞噬一个又一个宜居的星球，当猝不及防的暗杀指向已经尘封的旧案，科技之巅，大道尽头，太空殖民的危机一触即发……作者是年度大热美剧《爱，死亡和机器人》编剧之一，曾荣获英伦科幻奖，并多次入围雨果奖、克拉克奖，擅长构建宏大的宇宙架构、浩繁的人物谱系，作品以阅读感酣畅著称。